談做學問的品格

比較「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兩種譯本

林建國

All rights are strictly reserevd. NO part of this materials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 Jean Jacques Rousseau, his educational theories selected fron Emile Julie and Other Writings, ed. R. L. Archer

轉載本刊文字，須先取得同意。

——中央日報副刊

抄襲是原文照抄或略加刪改、或改頭換面，把別人的文章當作自己的創作。

——祝振華，我看「大衆傳播學理」

從事「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翻譯，是我八年以前的心願，這是因爲看了董昭輝他們合譯的「西洋哲學史話」當中對叔本華哲學的介紹引發的。在找到英譯本以後，我花了五年工夫把它完成。由於尊重前輩的風範——沛恩英譯是我所看到過最忠實和完整的譯本之一，堪稱翻譯界的楷模，保存原著的一切風格，包括那尖酸而又出名的諷刺，以及作者叔本華爲了掉弄學問而引用的希臘、拉丁等等語文在內——這樣，當我將它轉譯成中文時候我也盡量嚐試着要求自己達到英譯者所達到的地步。不過，就爲這緣故，在出版時候它叫我吃了很大的苦頭——我們的印刷界到目前爲止是沒有辦法排印大量的希臘字的，而爲了遷就印刷界的落伍違反了原作及英譯的精神來把這些地方刪除，這，是我無論如何所不屑的。總之，爲了把原稿變成完整的書的形式又花掉我快一年的時間，到六十三年十月廿號才正式出版。

過了將近三個月，也就是六十四年一月七號左右，我看到中央日報登出另外一本劉大悲翻譯「意志與表象的世界」預約的廣告。由於按捺不住自己的關心，我馬上向那家出版的書局詢問，他們告訴我還沒有印好。我直等到十八號才買到手。

劉大悲這本譯本一共三十二開三九八頁，嚴格說只有三六二頁，最後三十多頁湊上去的那篇「性愛形上學」是別的地方找來的。我的譯本一共二十五開六〇三頁，論字數是它的一倍，所以劉譯只能稱爲節譯。經過拜讀之後我很驚奇的發覺了劉大悲書裏頭有一些「難言之隱」，我必須把它寫下來，希望爲臺灣地區的翻譯界留下一個歷史性的紀錄。

我所唯一要指出的只是一點：劉大悲的翻譯在某些地方大量參考了我的譯本。所有我以後的說明都是在爲這句話做注解。我說這句話也是指出他在書前面譯者的話最後留下的那行字「一九七四年八月譯者於臺北」有掩耳盜鈴的味道——除非，他是世界上第一個走入「時光隧道」的人。

下面我要用三個證據的提出做主幹，來把這宗翻譯界的公案做一番剖析，不過，爲了便於舉出實例來支持本文的論證，我必須從事於前人做紅樓夢的研究那樣把兩本分別冠上甲乙本的稱呼。

㈠書名的問題，和另一個重要名詞——柏拉圖的「理念」。

因爲原著是用德文寫的，所以，要翻譯它，我們必須借重英譯（我承認這是目前我們的翻譯界一個最大的缺陷），在這裏，英譯本的選擇便是很重要的一個先決條件了。我所選擇的英譯，可能是到現在最權威的版本，它是英國叔本華學會秘書沛恩花了廿年光陰完成的，除了有把握說正確的程度可以達到不至歪曲原著任何意思的地步外，它還有下列三個特點：

一、根據的德文版是一九三七年亞圖·育布雪博士參照叔本華原稿釐訂完成的定本。

二、糾正了另外一部（沛恩說這是除了他的以外唯一的一部英譯）哈丁及肯恩譯本當中近一千個錯誤和省略之處。

三、忠實地保存了原著引用的各國語文，使讀者可以窺見本書的全貌。

沛恩英譯的重要性，從譯名的正確上就已經可以窺見一斑。例如，書名用的Vonstellung，其它英譯（包括威爾杜蘭的西洋哲學史話以及著名的大英百科全書）大多把它翻成idea，就是「觀念」的意思。但這一來，不但和通常意義指的「觀念」相混淆（叔本華的Vorstellung涵括因果律、概念——即一般所指的觀念、時空、動機的驅使，是爲充足理由原理根源的四面；範圍遠比觀念來得大），而且，又使得這個字和書中不時提到的柏拉圖idea（德文Idee）難以分別。沛恩的英譯很正確地把三個各別翻成representation、idea和Idea（I用大寫字母），他的正確從法文版跟意大利文版的書名都是翻成「表象」這一點上得到了印證。我的譯本因爲根據着這個優良的範本，於是自然而然也就把它們分別翻成表象、觀念和理念。

劉大悲根據的英譯據稱是艾德曼(Edmen)於一九二八年完成的，但是不管艾德曼也好哈丁肯普也好，都沒有把它們分清楚，而一古腦兒翻成idea，跟着，劉的中譯，受了這個不幸的影響，當然也魯魚亥豕不分的把

它們全部變成「觀念」（這從他以前出的書裏頭提到本書時候多半多稱意志和『觀念』的世界這點也可以得證）。

當我的中譯本出現以後，他發覺這個錯誤，而企圖把它改正，也就是，正確的分別出表象、觀念和理念，但是，由於配合出版商爲了搶市場的要求，在時間上他來不及老老實實地對照原本逐一訂正，於是，細心的讀者可以發覺裏面許多漏改的破綻，比方說：

林甲本

在我的論文「論充足理由原理」中，我把時空看作……只要它們是純粹地被知覺，沒有內涵——看作**表象**裏特殊的一類，（四一頁，倒數五～四行）

另外一方面，藉着實在的客體，知覺的**表象**，（五〇頁，倒數二行）

性勃起的誘因是一項動機，因爲它是**表象**；但這是必要的由於一個刺激而運作的，換言之，它無法抗拒，要使之無效，必須把這個刺激的誘因移掉。（一五四頁，倒數五～四行）

我們說，悟性是因果主觀的關係者，說內容（即整個**表象**的世界）只爲悟性而存在；（一七四頁，一一行）

所以，比如，把自己吐露在一些普遍自然力之中

劉乙本

因此，在我討論充足理由原理的論文中，也討論過空間和時間問題，因爲，我們感覺空間和時間是純粹的，是沒有內容的，是一種特殊而獨立的觀念。）二九頁，六～七行）

另一方面，在實際客體對象間、在知覺**觀念**間，（三九頁，倒數五行）❶

產生勃起現象的時機是一種動機，因爲它是一個**觀念**，然而，它的作用却像刺激一樣帶有必然性，換句話說，是無法抗拒的，但是，我們必須把這**觀念**擺開使它不再影響我們。（一〇三頁，倒數三～一行）❷

我們曾解釋悟性爲因果關係的主觀相關物，並說，物質（即是整個**觀念**世界）只對悟性而存在；（一二三頁，七～八行）

例如，在任何普遍性自然力量中出現的**觀念**，（

的**理念**，（一九四頁，倒數三行）

在美學的思考方法之中我們發現了兩個不可分的構成要素，卽：柏拉圖**理念**形態的，而非個體事物形態的，對象之認識，（二三六頁，一～二行）

無論如何，最大的一個笑話，是出在劉乙本一五七頁的標題上，用四號字印着：「與充足理由原則無關的**理念**：柏拉圖的**觀念**」，其實，是：「不受充足理由原理拘束的**表象**：柏拉圖的**理念**」（林甲本二〇五頁）。

在這裏我願意好心好意的來建議，要在第二版時候把它們通通改正。

㈡句型的問題

首先我要說幾句題外話。

我們人由於後天所受各種不同的教育，透由語言或文字的型態灌輸給我們的緣故，心裏頭便逐漸把這些語文加以溶鑄而建構起來一些基本的「句型」，無論講話、寫作甚至閱讀時候，我們都用到它。在閱讀的例子裏頭，我們很可能是用自己的句型來比較，而斷定文章的可讀性、好壞或深淺。

句型的構成分析起來太複雜，簡單一點說，是和用詞的順序、詞藻的選擇以及音韻節奏有較大關係。有的人講話寫作出口成章斐然成風，有的人言不雅馴詞不達意，這就是因爲句型的不一樣，而這點不同，歸根結底又是因爲各人的教育背景不相同緣故。

有一些句型是差不多已經定型了的——這些，大部份是由少數文字組成，例如「你好嗎？」「早啊。」，我們很容易就脫口而出。某些人的翻譯之所以令人不順眼，是因爲他們連good morning都翻成「早晨」，違反了我們的句型之故。近來風靡的速讀原理，我覺得和這種短的句型有很大關係，比方說，速讀課本裏頭這樣的一句：

一四二頁，倒數四行）

在美感觀想的方式中我們發現兩個無法分開的構成部份——對象的知識，這裏所說的對象不是個別事物而是柏拉圖式**觀念**，（一八三頁，四～五行）

玩　網嗎？
你
球

要不是利用我們心中已經千錘百鍊鍛造出來的句型，我們怎麼可能在若干分之一秒短暫的視覺時間裏頭，把這幾個單字納入腦海同時排列跟掌握住完整的一句意思？像這些簡單的句型各個人用起來可能都相當接近，雖然，差別不能說沒有。

但是，說到較長的句子，句型就看個人所受的教育程度而有很大的出入了（尤其是，一些英倫歸來的飽學之士，句型理當更加高明才是）。再加上，人腦筋有時候就跟排列組合一樣複雜，出來的結果比得上統計學上的亂數表，所以，同樣的事物，人類可以有不同的詞句來形容。而談到了翻譯，尤其，是那些原本不是英文，而經過英譯再被我們轉譯的，既然英譯者已經用他自己的句型更動了原文，那麼分別根據不同的英譯轉譯的中譯，句型上出入應當更大纔是，比方說，劉乙本正文的開頭，和我所譯就有明顯的不同：

「這世界乃是我的表象」：對於任何能知的生物來說，這是的確的事實——雖然只有人類才能將這事實帶進思維抽象的意識。要是一個人覺察了這點，那麼哲學的辨識就開始在他身上萌芽。（林甲本，三七頁）

「世界是我的表象」——這句話是一個眞理，雖然只有人類才能在反省和抽象的意識中思考這個眞理，然而，這話却適用於一切有生命和有認識能力者。如果人類能在反省和抽象意識中思考這個眞理，那麼，他便達到了哲學的智慧。（劉乙本，二三頁）

由於以上觀點的影響，記得我在翻譯「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補編」三十二章「論瘋狂」的時候，我是甚至多麼過份地把陳曉南的翻譯全部拋開不讀，以免我的句型受他的影響啊！這樣，我們的譯筆於是有着完全不同的風格：

精神的眞正健全，是要能够完全的回想。當然，所謂回憶並不能解釋爲「能够貯藏所有的東西」，因爲我們以往的生活徑路，會因「時間」而收縮，這恰如旅行者回憶他所走過的路程，由於空間而收縮一樣。（陳曉南譯）

劉大悲的翻譯，經過大體上這樣拿句型比較之後，我不得不遺憾的指出在裏頭東一堆西一堆有不少地方他「翻」出來的句子句型和我的有太大的近似——我指的，就是那些叔本華引用的名言佳句。

叔本華是一個引用別人的話的能手，經過他引用的句子，不但立刻能够緊緊掌握住讀者的心靈，而且。獲得了全新的生命，爲了配合全文的氣勢翻譯這些字句，在語氣上我的確是花了相當的苦心來琢磨，關於這些，劉大悲當他用自己的句型來翻的時候我承認他和我的大相逕庭，例如：

難道，那高山、青天，那震盪的海水，不是我的部分，屬於我的靈魂，正如我之屬於它？（林甲本，二二〇頁，十三～四行）

其它有許多叔本華書中引用的字句，都是把希臘文拉丁文等原文照搬上去的，叔本華自己沒有加以翻譯。英譯沛恩尊重原書的形式，保留了這些原文，但是，爲了讀者的方便他把它們用小註的方式在每一頁底下翻譯出來。同樣爲了尊重本書的形式，我仿照英譯把原文在正文中保存下來，而把中文的意思（這當然是根據英譯翻譯過來的）加註到每頁的邊邊上，現在，不妨讓我們作一個比較，從第六十八頁註解十七開始：

林甲本		劉乙本	
頁數	註解	頁數	行數
68	17 驚奇——一種非常有思考性的情	51	19 驚奇……一種很有思想性的情緒

眞正心靈的健全，建立在完美的回憶上。當然你不能誤會說這指的是我們的記憶保存了一切東西。因爲我們生命過去的歷程在時間當中萎縮，正如流浪者走過的路回頭來看是在空間當中萎縮。（林建國譯）

山、河、天空不是我和我靈魂的一部份，正如我會是它們的一部份嗎？（劉乙本，一七一頁，倒數二行）

緒。		。	
95 32	沒有人能够一直戴着面具，矯飾總會露出馬脚。	63 12.13	沒有人可以永遠戴着面具，矯飾總會露出馬脚。
218 11	從崇高到荒謬，只是一步之差。	169 6	從高尙到荒謬只是一步之差。
218 12	當心靈從永恒的立足點構想事物之時，它才是無限的。	169 7,8	當心靈從永恒相縱觀事物時它才是無限的。
220 14	我是所有一切創造的總合，我以外，其它都沒「有」。	172 1,2	我是一切創造的總合，我之外，一無所有。
308 56	當靈魂被激情感動時，它所模擬的旋律的運動。	227 7,8	靈魂被激情感動時所模擬的旋律運動。
308 57	節奏跟旋律，雖然只是聲音而已，我想，它跟靈魂地狀態有着怎樣的一種類似哪?·	227 8,9	雖然節奏和旋律只是聲音，它和靈魂却有着怎樣的類似呢?·
314 59	音樂是一種下意識的形上學運算，在其中，心靈不知不覺地進行着哲學思考。	233 14,15	音樂是一種下意識的形上運算，心靈在運算中不知不覺地進行着哲學的思考。
329 6	過去是什麼?是現在在這裏的玩藝兒。將來是什麼?是過去那玩藝。	246 2,3	過去是什麼?是現在的玩藝兒，將來是什麼?是過去那玩藝兒。
346 21	美德得以授受。	259 7	美德可以授受。

347	22	最後因並不按照它的眞正之『有』而運作，按照的只是它被認知的『有』。	360	6,7	最後因並不依照它的眞正「存在」發揮影響力，所依照的只是被認知的「存在」。
351	24	煩惱我們的不是事物，而是我們對事物的看法。	264	5	使我們煩惱的不是事物，而是我們對事物的看法。
351	25	令我們恐懼的東西要多過壓迫我們的東西，我們常在觀念上受折磨，迫勝於實際。	264	6	使我們恐懼的多過於直接壓迫我們的，我們常在觀念上受折磨。
370	36	經常記住要在逆境中保持平靜，走運的時候不可流於過份之喜悅。	284	15	我們要經常記住，
			285	1,2	處逆境應保持平靜，處順境也不可過份喜悅。
448	76	因爲，所有那些優秀卓絕的，是既不容易達到，又極其希罕。	338	13	所有優秀卓絕的，不易得到，又極爲希罕。
454	82	清醒吧！	344	14	清醒吧！

最後這句話所以敢指出劉乙本抄襲是因爲我翻譯的句型跟英譯的句型比起來顯得完全是一種「跨越」的結果，英譯是：Bring yourself to be reasonable!因此劉大悲除非是跟我有著一個共同的「心靈深處的呼吸」〔這話的典故請看下面第三點證據〕否則根本不可能用字雷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美德得以授受」的沛恩原文是 Virtue can be taught。「一種非常有思考性的情緒」原文是 a very philosophical emotion；philosophical 我把它翻成「思考性」，所以後來有一句 in which the mind does not know it is philosophizing，我就在三一四頁的註解五十九裏頭把它翻成「在其中，心靈不知不覺地進行

着哲學思考」。總之，林甲本與劉乙本所根據的是不同的英譯本，而竟有這般的相像，令人匪夷所思。

我以五年工夫翻譯這本書，開始時候我的譯筆在許多地方表現得很不成熟，雖然全書完成以後經過我本人大力的修改，我不能否認其中留有很多筆調上值得商榷而無法靠著「修改」就想把它訂正的地方。在這些早期的翻譯裏頭有一些句子，譬如：「就看我，那些個哲學總是理論的……只要它基本上不論研究的直接對象是什麼，總保持種純冥想的態度」（三二一頁），我要是現在翻譯，是會拿更統一的句型來表現而不至於把這句話的氣勢切碎的。

在我來說，不管是翻譯家也好作家也好，最基本的原則就是要確立自己的句型，拿通俗一點的話來講就是自己的風格，這樣，才能良好的反映出他內心的悸動或原著的精神。要是他只曉得模擬，只曉得從事一些急就章的抄襲，像一個「多產的作家、『綱要』製造者，欺世盜名的人，拿作品迎合出版商喜好的傢伙」❸，充其量他所能達到的只是 imitatores, servum pecus〔模仿者，奴性的一羣。——林甲本二八〇頁註四三，劉乙本未譯〕。

當然話說回來，讀者要是把我這裏所講的意思看作是固執着堅持「別人的著作不許參考」這條死板的原則，那就不免誤會了我的本意啦，因爲，像太史公那樣的引用尚書，有誰能夠提出來說他「剽竊」呢？——大家要弄清楚的是，凡從事於學術工作的人無論寫作也好翻譯也好，眞正要緊的是得懂得「吸收」，而不是把別人的話「上下其手」改他幾字據爲己有，以爲只要避免掉違反著作權法就好——雖然喪失的却是自己的品格。像後頭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勾當，充其量不過是可悲地印證了叔本華所引用辛尼加那句精采的話而已：

沒有人能夠一直戴着面具，矯飾總會露出馬脚。

㈢幾個冷門書譯名的問題

也許是受了德文版的影響，當沛恩翻譯到書名時候，他完全保留原名不予以英譯，第一，顯得不失眞，再說，因爲英文德文跟拉丁文、法文等等都是印歐語系，所用的字母幾乎全部相同，這樣做並不會影響到全書的

統一性。類似的情形，在英文裏頭插上一句 Au revoir或Auf Wiedersehen，就跟我們在白話文當中講「後會有期」一樣，是自然而然的事。

但是，這種一舉兩得的辦法拿中譯來講可就行不通了。所以，在翻譯本書引用的各種德文、法文、拉丁文書名時候，我放棄了沛恩的原則，而把它們全部譯成中文。但不幸的是我對英文以外的第二外國語所知有限，這些書名也許就成了我整本的翻譯一個漏洞。有許多根本是很冷門的書，我所能唯一憑藉的只有字典和自己的想像力罷了：

原名 Explication des maximes des Saints sur la vie interieure
+字典的解釋 解釋 訓條 聖人 關於 生活 內在的
+「想像力」= 聖徒靈修講話訓解（四五一頁，三行）

原名 Nachfolgung des armen Leben Christi
+字典的解釋 延續 救助 生命 基督的
+「想像力」= 基督徒靈的延續（四五一頁，九行）

原名 Medulla Animae
+字典的解釋 中間、心 活動力
+「想像力」= 心靈深處的呼吸（四五一頁，九行）

原名 Opus Imperfectum
+字典的解釋 工作 不完美
+「想像力」= 不完整的事奉（四七一頁，四行）

原名 De Servo Arbitrio

十字典的解釋　譯詞，朱華　〔此字字典上只查到猶豫的意思是「猶眼目睹」〕
十「想像力」＝　見證（四七一頁，十五行）

頭一個書名經過洪素琛小姐在最近替我請教一位神父的結果，知道了意思是：關於聖人靈修格言的解釋——我很高興我「想像」的譯名完全符合原意。但其它的四本，坦白說我還不知道翻出來有沒有鬧笑話。

劉大悲對這五本書書名的「翻譯」，分別出現在劉乙本的三四一頁四行、九行及三五七頁九行、三五八頁六行，「翻」得完全跟我一樣，我除了感歎說他竟然和我有着這麼一個共同的「心靈深處的呼吸」，以致於連我們錯誤的可能性也居然完全吻合之外，沒有別的話好講。

附帶說，劉乙本書後所加的「叔本華年譜」完全是抄襲陳曉南譯的「叔本華論文集」書後的年譜——只不過改了幾字而已。其中一八一三年條，說叔本華完成博士論文「論因果律的四種根源」，沿襲了陳曉南的錯誤未改。這本書其實是「論充足理由原理根源的四面」，劉大悲在正文中翻得正確，倒在年譜上栽了一跤。

藉這個機會我要順便提出一個嚴重可憂但却是被某些教授先生們臉都不紅的做著的不幸事實：商業化趕工的生產已經變成爲今天學術界一個大量而古怪的現象。而爲了趕工的緣故，「學者」們可以改易別人辛苦的著作據爲己有，或綜合學生價格低廉的集體翻譯冠以自己的名字出版，總之，做任何有骨氣的讀書人所做不出來的事。無論如何，這種現象之所以形成，某些我們偉大的出版商是要負很大一個責任的。這些「供應社會的智識需要」的可敬的先生們，這些始作「俑」者，爲了商業上的利潤着想，可以把眞理的考慮擺在最後。於是，「像這樣被降格成爲一個糊口工具，翻譯之道怎麼能够振作而不致於普遍地退化成爲粗製濫造？正因爲這必然發生，而『吃誰的飯唱誰的歌』這條原則在那個時代都通用，於是靠趕工的生產賺錢，在今人當中就叫做新潮派翻譯家的本色❹」。不幸我們年輕的讀者們，多半又是饑不擇食，只要書名對了胃口，或出版的書局給他們

一種「意象」，翻都不翻就把它帶回家裏，這樣，便造成了一股求知的「新潮」！而這種大行其道但却是笑話百出毫無學格可言的匆忙翻譯，同時間也就印證了清朝人所說的一句話：

明人刻書而書亡！

對這種情形我實在再沒有別的話好講，只有修改一下叔本華的言論來感歎說：「一個青春的心靈在受到新潮主義之荒謬的歪曲與摧殘之後，怎麼可能還有能力再繼續學術上深刻的研究？他們很早就習慣於將淺薄之至的廢話連篇當作哲學的思想，把不忍卒睹的翻譯看成智慧，和認定愚蠢的抄襲是雄辯；並且由於接受匆忙的文字組合，弄得心靈在裏頭徒然地折磨和虛耗自己以構想一些不知所云的句子，而把頭腦有條理的組織給破壞了」（林甲本二五頁十四至十八行，劉乙本未譯），照余光中的形容就是造就出來一批批的「半票讀者」。爲了這個緣故，我要再度修改一下叔本華的話在這裏向大家呼籲：「應該有一種翻譯的檢查制度來把這種人約束，或者，每一句譯錯或抄襲的句子應當罰款，因爲，那裏還有比思想的改變來自沒有品格的翻譯這件事來得更沒有意義的呢？」（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補編，十二章）

註解

❶ 在下一頁九行，這個名詞又變成「知覺表象」。

❷ 很顯然，由於把表象誤會成觀念，在翻譯這句的時候劉大悲腦筋裏羼入了道德的意識而把句子翻譯錯了。

❸ 參考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補編四十章叔本華自敍：「要知道，我可不是個多產作家，『綱要』製造者，營利的人，拿作品迎合部長喜好的傢伙。」

❹ 參考林甲本二十一頁十一、十二行。